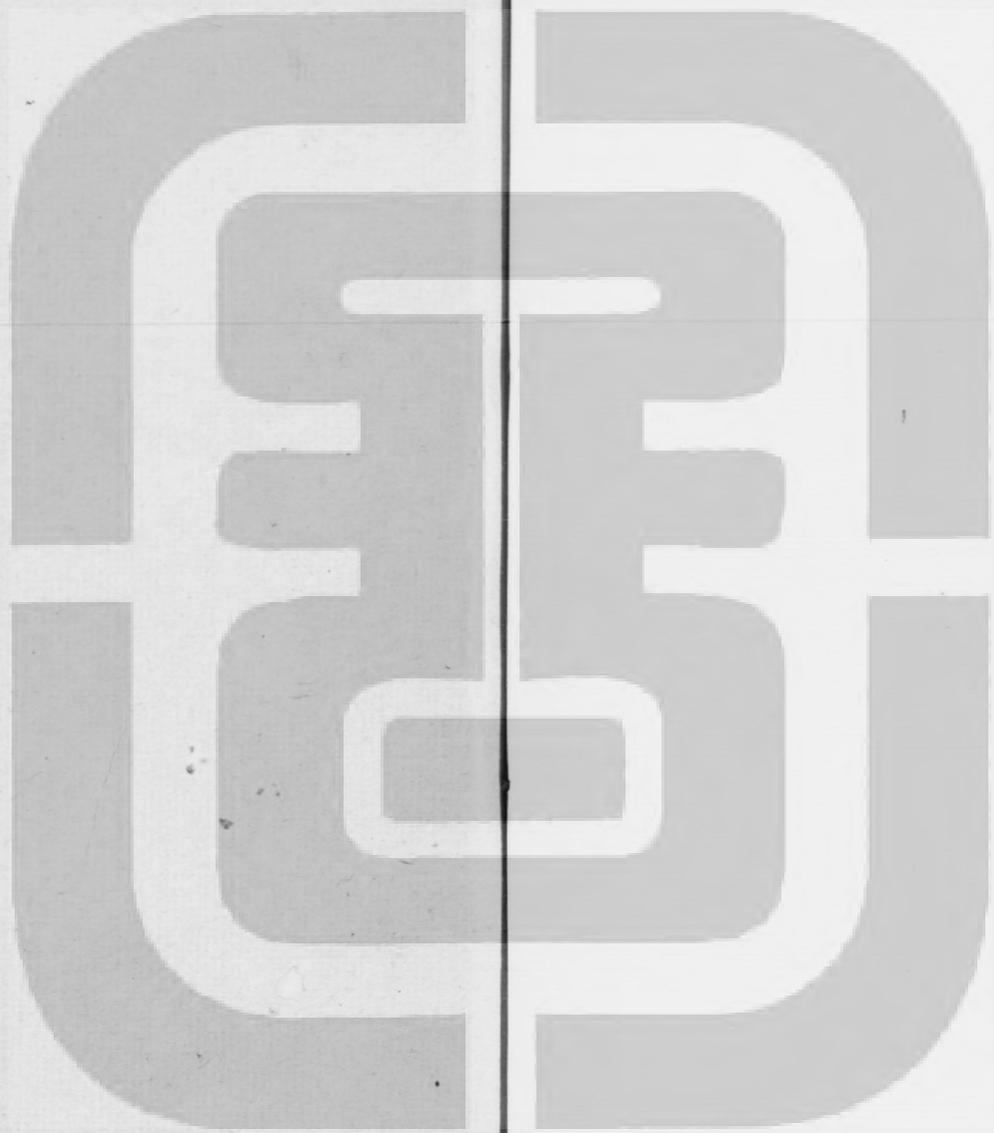


文恭公文集

卷之三



煌  
曹

印

兼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三

書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書

寄周二魯

今海內士友志行才識如丈有幾僕又凡庸之甚者  
乃辱垂意惓惓焉將引之大道而督其所不逮也僕  
何以得此於丈哉僕自辛未以來甚敬慕管登之然

於其言每不能無遂于心者竊謂其議論太高意氣  
太盛微於孔門家法不相似也非在今日乃輒以成  
敗論人要之吾黨所以立身處世者固自有道耳僕  
曩者素位而行之說吾丈不以為然且曰宇宙內事  
皆吾分內事也此言良是僕何敢鼓頰以爭然尚歆  
與丈從容商之而丈且歸矣迄今鬱結于中念丈知  
我愛我何可卒自外夫古之人以天下為一身天下  
之事孰非一身之事然而一身之中目司視耳司聽  
手持而足行各供其職而後為全人天下亦然總其  
綱而運之者腹心也分其目而理之者耳目四肢也  
世未有不循其分不乘其時而能有濟者天下之治  
要使人人各盡其職而已吾黨所得為亦唯自盡其  
職而已誠令司錢穀者必均出內司刑獄者必平聽  
斷司守巡者必惠安一方苟不得其職則恬然引身  
而退無翫法無徼名無躁心無越志分外一毫無所  
加分內一毫無所損若是者其亦可以為中庸之道  
乎不邪舍其所得為而徒呶呶焉為說難孤憤之論  
將以稱于天下曰慷慨節義之士則可必歆以此律

天下之人而執之以為學的不已過乎僕所不能契  
於管登之者謂此也蓋嘗誦陽明先生之言曰吾人  
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僕誠欲  
從事斯語而未能也頃幸有鄧許諸丈在頗同此意  
貴邑多君子耿先生方在疾試一虛心商訂之僕言  
甚鄙亦或不大謬也

寄趙定宇

往歲潦畧奉訊間及致虛之語既復自愧已實未能  
而徒以道聽之說陳于有道之前也頃辱手諭疊疊  
盈幅不以鄙言為迂而繆有取焉以是益徵我丈量  
甚廣心甚虛卓然以古之大賢自期待不徒以一節  
自多者令人益嘆服不已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跡異而心同也孟  
氏亦云或近或遠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言  
事殊而歸一也夫所謂同所謂一者難言哉難言哉  
丈今角巾林壑實抱宗社蒼生之憂弟不自量誤  
以此身再入塵網竊欲如釋氏所云汚泥中生蓮花  
者而實未能也目前種種直是浮雲蒼素何足較量

來諭謂正人必先自治此一言以蔽之矣吾輩今日所當亟圖者亦唯反之身心日滌月洗務使此中澄然無所染着屹然不可動搖而後他日足以應天下之事不然則人之議我與我之議人相去幾何虛之一言乃自治之要機凡外有所繫內有所執者皆虛之障也古來豪傑聰明自負者不少而卒至於釀禍當時取譏後世其病每由於此安可不懼耶邸中別無好况唯得與四方有志之友旦夕相切劘以攻去病根差足為快丈山中自復庵丈外所與同德相觀者幾人人各有所長有所短我畧其短而取其長在在皆我師也丈其以為何如

答傅太守

小兒輩蒙稚向不敢與外事僕時時檢束家衆毋干法紀為誠儻更有倚而犯於臺下者幸臺下洞察而重懲之俾不獲戾于鄉黨則拜賜多矣稽山書院者文公之祠在焉二時皆有祭蓋越中盛典也近奉明旨所在書院雖毀而先祠及公館率仍其舊蓋立法誠嚴而委曲調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昨會

環洲公云稽山亦行召佃乃兄因而納價大以為駭  
因言吾輩今日識義理取科第伊誰之賜而一旦毀  
其祠像獨何忍乎聞已有啓奉布矣及查謝院原題  
止云稽山公館似尤可以無毀者伏惟臺下委曲圖  
之務存先賢之祠像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僕書屋數  
椽在祠之東日夕瞻依尤不忍其遽毀也輒用懇懇  
若此臺下其亮之

寄羅近溪

辱惠語錄時時捧玩不啻師保之日臨也頃入都門  
又幸會黎文堂及楊復所並門下入室弟子時時聚  
晤輒演師訓其雖不敏昭然如發蒙矣夫道本自足  
不假人為在聖非增在凡非減反而求之即凡即聖  
凡門下所開示諄諄豈非千古聖學之的傳也哉顧  
其區區之意以為人之資稟不能無高下而教人者  
亦自有權實直指本體不落階級者其實也旁引曲  
辟務以漸入者其權也上根之人可以實語中下之  
人必以權諭孔門之一貫唯二三大賢得聞之而其  
所常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要之文行忠信無非一貫

使能者可以默悟而不能者亦有所持循此所謂循  
循善誘者也若以秘密妙藏而人人槩語之不幾於  
褻吾之道而起人之惑乎復所欲廣師門之傳每對  
人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為識得本體便是功夫其  
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  
可用功夫明道先生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  
經云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悟與修安可偏廢哉世固  
有悟而不修者是徒聘虛見窺影響焉耳非真悟也  
亦有修而不悟者是徒守途轍依名相焉耳非真修  
也故得悟而修乃為真修因修而悟乃為真悟古之  
聖賢所以乾乾惕若無一息之懈者悟與修並進也  
門下語錄有云靜時惺惺然戒慎動時惶惶然恐懼  
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  
臨照此慎獨之旨而一念萬年者也某之所謂功夫  
如此而已易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智慧欲  
其高朗踐履欲其篤實此亦悟修之說也近世學者  
窺見影響輒自以為大徹大悟而肆然不復修持決  
藩籬而蕩名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某竊有憂之故

每對學者必以悟修並進知禮兼持為說蓋正以善發門下之蘊而非敢相背也茲因文堂之還直述所見以請唯門下一批示使不迷所往豈勝懇切

寄查毅齋

不奉顏色者數年矣每辱手教拳拳引之大道某雖駑下敢不時時淬勵以庶幾無負長者某之有志於仁也敢曰已識仁體哉長者反覆問難且曰畢竟仁是何物某聞之仁之為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最明切者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二語可謂善於形容然亦未言仁體也他日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德即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德為德以天地之心為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眈眈淵淵然浩浩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仁者識其體

是故視我猶人視人猶我視我與天地萬物如腹心手足之本為一體癢病疾痛無不相關觸之即覺感之即應不待矯強不待擴克而撫摩調護自不容已彼不仁者妄以四大為我而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父子兄弟之間尚不相顧何況其他所謂麻木痿痺雖投之鍼砭真然罔覺此其人雖幸生其心已死久矣是故仁則為人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不仁則近於禽獸身且不能保而況於天地萬物乎求仁之教孔門屢發之要非始自孔門也千古聖學相傳惟此為要舍此非學矣陽明先生揭出良知二字以發孔門之蘊良知即仁也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無而非無有而非有人之所以有生而心之所以不死者唯此而已嗚呼良知人人所自有在聖非增在凡非減然而氣拘物蔽良知之存焉者寡矣是故良知本有而致之為難古之人克己以復禮閑邪以存誠格不正以歸於正業業兢兢防乎其防者皆致知之實學也明道所謂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近世談學者或不然但知良知之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

見影響便以為欄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  
功以嗜慾為天機以情識為智慧自以為寂然不動  
而妄動愈多自以為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甚至於  
名檢蕩然而良心盡喪孔門之所謂仁陽明之所謂  
良知果若是乎遂使世人率以講學為偽而謗姍交  
集其咎蓋不在彼矣其不自量誠願以及身實踐之  
說與同志共勉焉故識仁為先矣而體仁之功莫要  
於克己良知為本矣而致知之功莫要於格物若曰  
識得本體即是工夫學在悟不在修此近世高明者  
徃徃為此談不唯某之愚鈍所未能信亦自古聖賢  
所未有也偶因長者之問而縷縷若此其是與否幸  
明示之謹齋心以俟

復王龍溪翁

天真事辱督示屢屢愚亦屢奉復矣此事凡有人心  
者無不歎惋况吾輩乎願勢無可為耳去冬愚欲言  
之政府無與共事者遂將獨徃許敬庵輩從旁沮之  
以為拆毀書院屢奉 嚴旨况天真水西又其所注  
意者言之無益且有損既而有兩司來京者某詢之

言天真事司道非不留意但書院名目規制備載郡志難以掩飾而產歸本姓又於例不可故難處耳此兩言者皆不為無據某踟躕月餘此心終不能已又將決行而環洲公忽來言已有書至撫按佃產可以必諧不須更見某遂欣然而止又數月不意竟成畫餅乃今則祠已毀矣產已佃矣夫聽其毀之佃之者撫按也彼意專有所承翁來書乃欲撫按訪拏毀佃之人而究治之仍以產復歸本姓是猶駕舟而上于河之巔雖有梟氏之勇其將能乎且天下事未有不審時勢不料成敗而可以漫然為之者狄梁公能反周為唐矣其始也能使廬陵王不至于房州乎又令梁公不當筦樞不為武氏所親信即有徇主之忠回天之辨將安用之某誠不敏頃誤入畏途僅僅自守不失其身而已既非可為之時又非得為之地行將暮身而退矣翁乃以可為而不為責之豈其然乎蓋翁向處山林久與世隔不知市朝之態朝夕萬狀無怪乎云云也且桑田滄海不可逆料昔也本無而忽有今也當興而忽廢又安知他日廢而不復興乎特

需之已耳文成公學術接周孔勲業蓋天地他日泛  
祀建祠定應有時只今焦勞竟亦何益嗟乎嗟乎大  
厦非一木所支也興言及此可為大息

### 寄曾金簡

邨中獲接大雅已快生平乃足下推與過當繆以師  
禮相加顧僕目省誠如柳子所謂環視其中未見可  
師者蓋迄今有餘報焉頃得來札知足下果枉棹鏡  
湖令吾越士友覲高賢而有所矜式裨益諒不淺也  
昨見曇陽子傳中有答足下數語不知何時又到吳  
中耶所云福業慧業任君自擇者其指深矣其望足  
下厚矣夫福業者恒人之所勉慧業者至人之所務  
慧不言福而其福無量如以求福而已其去道也何  
啻千里足下負過人之資其自擇自振當何如哉流  
光若翔不踰年又與計偕矣良晤不遠且當洗心  
耳以叩足下之新功也

### 復鄒南臯

當丁丑之冬天常大裂人心幾死矣賴諸君子毅然  
起而力維之而吾丈起最後語最直氣最壯某時在

越聞之且泣且喜謂世道不幸而當此時猶幸而有  
此人也壯哉行俚句末及茅焦亦偶取其迹之近似  
云耳若夫學正而養邃非莖莖以名節自見者彼焦  
也何足比數顧今者天日頓開諸君子賜環殆盡則  
區區之詞非曩時一識耶陽明先生學脉契千古勲  
烈蓋一世然動忍之助得於龍塲者為多夫今學其  
學謫居又當其地危踪五載視昔為甚其所得可知  
也向聞車從在長沙某方下自祝融日夜趨赴則已  
發兩日矣悵然久之已而拜翰教之辱捧讀再三恍  
然如對夫君子小人辨於所喻舜跖之分決于鷄鳴  
此孔孟家法也近世論學者孰不訾宋儒為支離然  
當時界限甚嚴故士多篤行世教有賴焉乃今徃徃  
崇妙悟而畧躬行就其所談說人人自以為顏子即  
由賜弗屑也夷考其行乃或有大謬不然者遂使世  
之人得以議其隙併槩其餘俗靡道衰無甚於此時  
其咎將誰諉哉某質陋學踈敢曰私歆淨盡然不敢  
不競競自勉如來教所云也昔人謂破名利關是小  
歇脚破生死關乃大歇脚某嘗以為二關總是一耳

何者世人蠅營蝸鬪貪生畏死何為也哉豈非名利之念牽之乎二妄既除一切俱泯生何足貪死何足畏此豈特小歇脚而已如丈者固大歇脚人也而諄諄以此為訓某誠有概於中矣向來每與高明者言之輒以為第二義非某所敢知也今世道一新士氣可謂少振然漆室之憂尚有難言者大抵三代而後得一時小康足矣氣運則然也丈入京幸且括囊素位勿更為賈生之慟世目下善人日少千萬自愛

### 與范按院

省城天真書院為陽明先生倡道之所祭田幾二頃上下亭榭甚都而其前八卦田大極亭則宋園丘地也其始營建皆四方學士大夫醵金為之未嘗費一官錢役一官卒每歲春秋之祭四方衣冠輻輳彬彬甚盛頃以新法罷書院盡為奸僧巨猾以輕價佃之園丘古蹟一旦陵夷陽明遺像委諸荊棘行道咨嗟斯文奪氣聞吾丈發都門曾有興復之意遠近欣欣舉延頸以竢弟謂興復或未易言第陽明一祠豈可盡廢門下誠以興起斯文為念第令本僧歸屋數楹

復一祠以俎豆先哲似亦愛禮存羊之意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惟吾丈圖之嗟乎弟果何私於其間哉今浮屠之宮徧天下而學孔孟之學者乃不能守其環堵之居亦大可慨矣外楚遊漫稿一帙附上中有白鹿洞記亦輒及此公暇幸賜覽教焉

復查毅齋

來教云云皆根極要領之論讀之數過令人惕然有省某淺中踈外人也豈得如長者所厚望以調元之事繆屬之邪願平生問學竊以為調元贊化不獨長民者為然即一介之士其澤有可施其責有不容諉者萬物與我本為一體毛髮痛癢無不相關彼漠然而不顧與夫悍然而自恣種種私意皆痿痺不仁者也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舍仁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昔日之荆公與今日之荆州其平生所學者管商之富強而已耳申韓之刑名而已耳當其時豈無以求仁之說為二公告者則見以為迂腐而不入嗟乎管商申韓彼且不能保其身而况於天下乎哉仲尼於及門諸高弟若由求賜赤皆不許其仁又其時名

卿大夫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不許其仁甚哉仁之難言也然仁人心也人人所具是自以私意蔽之耳故仁則無私矣無私則仁矣學者學此也安可以難自諉也某嘗書諸座旁曰滿腔皆惻隱舉目有神明此兩言者非曰能之亦勉焉而已若夫行藏用舍豈可預料哉今世道再新正人彙進門下已為朝議所舉且旦夕召用儻可一出以副上下之望乎是固仁人之心也拙齋丈視郡既數月憂民之憂利民之利迥然出於尋常某時有贊訂如來旨誠不敢有所隱避非為拙齋也要亦一體之義不容為秦越之視耳調元贊化安能遠期於他日且以少盡於目前苟於物有濟在人猶在己也某固將以此為學也門下何以教之

又答查毅齋

此番領教較京師更為親切蓋門下之造詣愈篤實愈光輝矣不肖淺陋無足比數顧平生於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二語者亦若得之天性年來從事於學自覺其褊且猛也用力刮磨已稍稍去其圭

角而病根終在門下見諭及之真是切中膏肓之劑  
敢不鐫佩以終身乎不肖每自體察若此心真如太  
虛無人我無善惡則一切分別相亦何從生惟於此  
體未能究竟故種種隔礙旋滅旋起雖強制之終不  
可得則端本澄源之功不肖安敢不勉耶拙齋丈  
乃有大力量者治郡踰年大綱已畢舉矣不肖時有  
忠告亦惟以虛之一言為獻耳惟虛則善言易入惟  
虛則應事不踈學莫有要於是者門下以為何如

復王麟洲

令兄年伯與萬宗伯一時並召此真世道清明之徵  
大可稱快即苦塊之夫亦幾見齒來諭云長公堅意  
不復出即鄙見固預信其然恐在親知亦不宜更強  
何者曩時觀中親受記海內具聞之矣若吾兄則豈  
可援此例哉以兄之素抱蹕絕如彼曾未得少展而  
年猶未艾無論石孫二君凡在薦紳孰不願推轂者  
安可拘拘為丘壑所留耶由兄推之如我荆師如和  
石先生固皆不必不出也每閱內典其言娓娓皆吾  
儒萬物一體之意其慈憫衆生而欲拯救之雖至於

割截身體亦所不惜若徒沉空守寂為自了漢大非  
其指矣吾黨處世苟誠以無染無礙之心而時行時  
止乎其間亦安往而非逍遙遊也豈必逃於世外而  
後為高耶今朝政頗稱肅然布列要路類多正人長  
洲相公意嚮可謂卓越近代顧主上見猶未定中人  
易為動搖升降之機尚未可料弟前過南昌時曾寓  
書鄒南臬謂三代以還此世界已只如此僅得小康  
足矣未可責之太備求之太深寓內善人日少宜自  
愛乃今南臬竟不能容矣前此二三言者相繼斥去  
恐自後讜論益不聞事更可慮所賴諸君子相與合  
志撐持耳兄等尚安忍袖手旁睨不為世界一出頭  
邪

寄朱金庭

頃方偃伏苦廬苟延喘息耳不聞戶外事第閱邸報  
高蜀公既已重處而議者復叟叟不止竊恐朝士方  
自攻擊而大柄潛移他日有不可收拾者殊非社稷  
之福也然今日之事唯在諸老引慝積誠休休凡几  
庶幾衆氣自平羣喙自息若目之為邪目之為黨是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適所以激其怒而助之攻也。歷觀前史，曾有大臣與言官爭勝，而千百世之下，乃獨非言官者乎？不肖旁觀之言如此。儻會趙陸二公，幸為道之漆室之女，不憂晚嫁，獨憂其君老太子幼，不肖願諸老共憂漆室之憂，毋徒彼此相持如鷓蚌，然使漁人坐收其利哉。

寄趙麟陽公

每閱邸報朝議，迄今紛紛未已，而諸老於諸言者各持一見，各為一黨，不謂世道方號清明，乃復有此氣象也。然觀老年伯前後敷陳，無非忠厚正直之意，其中二疏若申飭言官以寬聖怒，曲原故相以存國體，此皆同聲附和之流，所不能道。而千百世之後，必以為確然不可易者，然則障狂瀾、持國是、固尚有人乎？天下事每成於同而敗於獨，未有大臣與言官爭勝而可以稱協和者也。且近日諸言者激於意氣，關於詳慎則有之，然安可謂非忠謹之士哉？是在諸老大臣休休几几，平心以容之，和氣以道之，庶誠無不應，虛無不通，師師濟濟之風，儻猶可追乎？若目之為邪斥之為黨，恐彼人未肯輸服，適所以激其怒而助之。

攻也此意在老年伯獨明之聞羣情無不歸嚮世道  
幸甚旁窺諸老似猶持勝負心存人我相意者當局  
而然耶老年伯之前輒肆其狂若此勿以示人也一  
時賢者猶未盡用敬舉一二以備采擇勿以為罪  
許敬庵前此謫官原非其罪此兄氣定心誠而才  
練尚有人不及知者前時在駕部一二條陳坐省  
淮揚數十萬今若使獨當一面必大有可觀即不  
次用之誰曰不可柰何令人淹一郡邪  
徐孺東雖少不足於和平而明遠之識敏達之才

世罕其儷今第處之閑散優游歲月且冉冉老矣  
可惜也似宜及時起用令得展布

陶泗橋年伯平生清謹雖列上卿恂恂無異韋布  
蓋卓然有所不為者也正宜還之舊職以風示庶  
寮坐鎮頽俗可令久在林壑耶

孟我疆名秋者荏平人也今昌黎七年民稱孟母  
稍遷廷平居京師饘粥不繼而歌詠自若風動一  
時江陵獨知之時山海缺人有旨推廉能者往特  
越次用之竟以執法招忌考不及乞致仕家居唯

茅屋數椽兄弟共處許敬庵常過其廬謂大江以南無此風味也若此君者雖未必可以奔走集事亦宜一舉用之令頑鄙之徒知上人意嚮如此庶幾有興乎

臺中如嘉善丁君賓四川敖君選皆以狷介稱而丁尤養深見定篤信良知之學而深造得力者今天下治忽唯在巡按而舊習難挽頹風難振二君一在告一在制宜及時破格催取供事誠得一二人為倡十數人布列天下吏治民生其有瘳乎

無錫顧君憲成有學有守人也以吏部在告

遼東蕭君汝芳步趨古人不欺幽獨聖賢之徒也以進士在告二君母亦可以示意嚮速之來乎

以上數公不肖尚有未識其面者第得之深知博詢者如此敢以其槩聞昔在有虞舉一皋陶而不仁者遠蓋風之所動者神也惟老年伯留意焉當是時幸秉銓有同心者而不為一二破格之舉則又將誰望耶

答鄒南臯

不肖懷仰高賢奚啻饑渴乃罪深罰重罹此大故種  
種與願違矣今世道已稱再新而正直之士終不能  
久於朝著不肖去春報劄已預卜其然故願吾丈之  
少自愛也為國體惜也若在丈則既上不負明主下  
不負所學夫復何恨詳閱諸大疏慤慤懇懇無非實  
心無非實用曾有一字之謾一語之迂者乎然而竟  
不能售則蒼生福淺耳江陵公平日自是自私倚信  
群小結怨縉紳致有今日之禍固其自取然至於籍  
其家辱其母殺其子弟則太甚矣十年翊贊之勞豈  
容盡泯即如籌邊一事十餘年西北晏然誰則主之  
此其罪與功亦應少準而一旦斬艾之若此於國家  
元氣得無少損乎麟陽公一疏殊為卓然吾丈云云  
真正直忠厚之論也來教云一真一切真一偽一切  
偽誠然誠然不肖自省因循粘帶敢自謂一切真乎  
可愧也近得見胡先生衡齋書真可謂羽翼新建發  
所未發矣吾丈所薦諸名賢今多以次召用而胡先  
生猶見遺何也又如許建昌者有學有守之士也丈  
薦及之甚當乃猶躑躅一郡畜以凡品孫文融烏得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三  
辭其責耶

寄鄧定宇

弟十年之間并失怙恃每念人生真如電光石火碌碌昏朝竟成何事緬懷司空圖實獲我心先人所遺有山曰南山風水頗佳而久未得穴以遍山皆石也頃遇宛陵一友偶得土穴先人墓事已定弟即於其地為壙令可埋骨世俗共駭之以為早計予謂不然人生百年者絕少其次七八十皆稱中壽予今年四十有七矣籍令造物者假我以八十光陰亦過大半尚可謂早乎山之左舊為別墅因構一小閣面羣峯俯鏡湖朝夕偃息其中先隴相去只數里挈舟可至此外足不他踐事無他涉翛然物外人矣即成仙作佛吾亦不作此想又况其他兄其許我不邪

寄耿叔臺

長公起當要樞一時秉銓總憲類皆正人新安相公疏云庶幾弘治之盛誠非過稱但事機物情種種可憂有如來論太阿之柄日漸倒持不知將來作何究竟耳江陵師十年輔幼主安可謂無社稷之功祇緣

自是而又自私卒有今日然亦大慘矣言者徒知取快目前而投鼠之嫌手滑之漸曾不少念吁嗟不已過乎一二老成國之紀也且必欲排去之而後為快抑又過矣然所謂老成者胸中尚覺有物是以愈爭而愈離甚矣致虛之難也陽明先生云舜之處象彼喜亦喜彼憂亦憂精神流貫畧無間隔是以卒能感化克諧諸老如麟翁如長公乃能辦此天祐我社稷其尚有賴乎弟負罪伏苦不當更談世事偶因來諭輒縷縷及之不敢為他人道也聚所兄物故真斯道之戚弟於此兄知之最深不在兄下覽兄奠章令人淚下不能止曩嘗偕在京諸友寄奠外鄙詞錄上然不能盡此兄百一也所云辭受進退之大閑真為至論今人問學類多虛談而鮮實行大都此處檢點不密耳弟與定字向在京師實不敢放過然隨俗習非亦竟未一一慊然於心他日尚欲斬截一番兄其試觀之所封內江志一帙偶閱兄序言言皆可佩服自來叙志未有若斯之詳者也即此亦領教多矣敬庵兄督學之轉甚稱久鬱乍伸諒兄所共喜也弟始

祖派自綿竹今年遠不可考彼中同姓者聞甚蕃兄  
暇中試為一訪之

寄朱金庭

手教所云叅以意氣便不和平與以已私便不正大  
旨哉言乎兄旦夕秉軸但時時提醒此語以正大和  
平宰理天下豈不為昭代名相邪設有毫髮與此語  
相戾弟當效長孺之驚盡言以爭兄其許我不邪今  
世賢士大夫徃徃作惡講學諱而不談弟謂講學者  
唯恐不真耳若認真講學時時提醒則所謂意氣已  
私此二障者一照可破一割可斷何至如近世之紛  
紜者哉陽明先生從祀此是一時美舉事既下儒臣  
議又貴部所職掌乃猶久而未決何也兄宜與洪陽  
諸公毅然力主之如何如何

答許敬庵

承示格物云云最為剴切通透吾輩所當服膺者也  
格物二字創見於大學一書而義不重釋是以後儒  
訓詁言人人殊就其為說固亦各有意義而大要互  
有得失弟平生叅究獨有味乎陽明先生之言以為

的然無可更疑者其言曰意有所向便是物物有正有不正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此之謂格物物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一以貫之者也要而言之只是遏人欲以存天理質之孔門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旨無不脗合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即是慎獨即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淨理還下學而上達象山先生所謂此念一提撕時便自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真是立竿見影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至易至簡而參贊位育皆從此出此弟向來所深信而龜勉學焉而未能者也詳閱來教似以則訓格蓋曰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為格物也以此用功何患不為聖賢第於訓釋文義覺尚未安夫曰知體無窮物則有定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岐知與物而二之矣究兄本意原不如此而語句則有然者立言垂教欲其無弊願兄更詳之也弟請就兄之

言而反覆之知體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  
理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若云有定不為子莫之執  
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  
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舍規而為圓舍矩而  
為方乎蓋人心莫不有知但當致之而已萬物皆備  
於我但當格之而已格物者致知之實此陽明先生  
切要語人倫日用為物不齊而應感不出乎一心其  
端不外乎正與不正而莫非吾心之所獨知格其不  
正以歸於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與來教本不相  
戾但弟直遵陽明之說而兄意尚欲為之劑量耳使  
中幸更裁示如何所與定字書及思默公所稱未發  
之中與洗心退藏於密此二言者安可謂非聖門根  
本之論能善體之即是慎獨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亦即是格物致知即是精一執中尚何辨也若云  
自修求了悟而應用却在於彼又以坎中一陽為未  
發之中養此一陽為發生之本此則前此所未聞亦  
姑置之無辨可也吾儕今日所當共勉唯於心髓入  
微處打迸潔淨自然篤實光輝此外更復何事兄云

洗心未至難語退藏慎獨不力難求未發至哉言乎  
當書諸紳矣兄往督學任至重至煩千萬惜精神務  
先躬行省議論此為至囑傳習錄恐關中士子未盡  
見幸重梓而廣布之真喚醒人心之木鐸也

寄王荆石師

不肖某伏在苦廬側聞當宁宣麻起我師於里中而  
授之政田夫牧豎無不舉手加額頌聖天子之明而  
太平之澤行且身親被之也蓋主上察羣情而思良  
佐有日矣然必屈指祥禫之期而後乃今降溫綸命

特使其頌之甚殷而體之甚至如此自昔聞人頌士  
袂非常之具或舉世信之而上獨疑或其君信之而  
衆不嚮上疑則無以展其謀衆不嚮則無以伸其志  
未有上下之間交知而共信如今日者斯民不見三  
代之盛已千百年天其復將昌泰運於斯時乎天時  
不可失聖眷不可孤師宜不俟駕而行矣意者孝思  
純篤尚猶戀戀於慈闈乎竊惟太夫人健甚善飯奉  
板輿而就養當無難者不然則仲氏英孫承顏聚順  
師雖暫違綵侍太夫人必愉愉百年也師其念宗社

而哀蒼生幡然一出勉副聖天子側席之意幸甚幸甚每憶師出都門時語某曰立朝必如狄梁公乃為大格局今天下士仍澆靡之習事多隱伏之憂非梁公其人莫能轉移世道非師其誰為梁公者且今元老可謂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又與師最為同心庶幾有兩梁公矣丙魏房杜將不得專美於昔此某之所以喋喋慙慙而不能已也某又憶往時嘗以虛之一言為我師獻惟虛則無物無我以天下之心為心無適無莫以天下之事處事秦誓所謂斷斷休休者蓋言虛也我師不談虛而用虛某既書諸紳矣而猶云然者禹益之於舜不以其既聖而忘逸遊之警諱丹朱之戒舜亦不以已之既聖而遂耳於二臣之言無非虛之至也我師日在政府某自是候問希濶矣茲謹專一力伏送道左輒布其區區焉伏惟我師矜其愚不罪其誕孤某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寄鄒南皋

前書記來拜手教極荷惓惓及讀覺軒記倍令心境泠然塵垢一洗受益弘深矣南中同志之會落莫已

久頃賴吾夫主盟實意所觸興起必眾道之將行庶  
幾有兆乃夫又北轅矣然夫今所司抑揚進退非徒  
託之空言所以轉移世道者為任益重曩時有言責  
既已盡其言乃今有官守則當盡其職用之則行孔  
顏所欲聞夫更欲請告何也邸中論議未平正賴一  
二虛心直道者持衡其間但為潔身之計可乎且今  
彼此交攻彼以此為邪此以彼為遂道路所傳雌雄  
孰辨夫入京則是非自明矣丈夫抗顏天地間獨自  
撐立不隨人脚跟不傍人口頰此吾夫生平可自信

也今日亦何所避而不往耶計疏上必不允敢以此  
贊夫之行前趙定宇兄途中書來亦以此告之矣近  
聞海公入南銓一時僚案凜凜歛戢此老雖未足於  
和平然勁節正氣自足以激頑立懦當今士習日靡  
靡突梯滑稽賢愚相踵昔人謂須服大承氣湯此亦  
其時非得若人矯厲而振飭之江河之勢曷有底止  
乎人情多忌憚異議必生夫入京宜力為主持如此  
公佐銓掌南院皆無不可惟往時為巡撫或不宜耳  
今執政可謂虛懷剝老又以正直佐之太宰及總憲

又皆真正人物丈夫凡有言當無不入也士苟長往山林則已矣若欲用世舍此時又何待耶部中若徐賓梧之溫粹魏崑溟之剴介顧涇陽之凝定皆不可易得者涇陽雖在告期亦將滿矣善人多則天下治陽明盛則陰氣消丈夫宜力任之毋讓况明年大察誠預為咨詢所在不職之吏雖有薦者黜一以警百世道生民豈曰小補凡此是丈夫分內事此外一切幸姑置之何如何如不肖與康洲金庭皆總角交康老忠信且好學無俟不肖之溢史業已致尊意矣金老外和而內介氣定而識練且於丈夫為知己幸早晚相與左右之亦扶掖善類之一端也

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三通

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後定杭郡志傳人物亦以五十年為限此特為避嫌遠怨之計耳非大公之心也古今稱良史莫如左氏司馬氏彼其所評騭多同時之人孔子作春秋不嫌於自叙其績若必待百年五十年而後書竊恐歲月逾遠文獻益湮將使賢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沒不傳罪將焉辭故今所列

第據各邑志之所已載及名宦鄉賢祠之所已祀者更就其中刪次而書之若行誼不甚彰灼鄉評不甚許可者雖志所載祠所祀亦不敢入其或志所未載祠所未祀而間有立傳者必其行誼皦然鄉邦所共信者也要之矢心天日必不敢以一毫私意攙雜其間但耳目未廣遺漏尚多敬虛左方以俟續入國朝實錄凡大臣三品以上並有傳美惡咸在况曾賜謚贈官其人類多可稱者郡志所不得遺也但不敢過為褒美以爽其實至若山林隱逸之士名聲既不易聞必旁搜而畢錄之以屬類俗孝子節婦已經旌表者必書其或寒宗僻壤旌表之所未及而孝節素孚見聞之真者亦必書第遺者必多亦俟續入

兄纂次近有緒不弟日夕幹辦日覺其難茲將編次數條奉覽損益筆削更望兄直示也紹興人物本多與他郡不同其尤多者則名臣一條兄向言如姚志百年內止載四公固為精簡但各邑俱新修嘉靖來人物已備入人數不少即如山會二邑所載其人儘有不可刪者獨姚志頗為寥寥他日各邑俱多而姚

江獨少恐人必歸咎於兄耳弟意郡志自與國史不同郡志紀一鄉之賢苟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如黃公珣陳公雍實錄中皆有美詞又湛甘泉公撰胡東臬公墓誌內述先文恪公嘗語人曰吾姚仕宦而清貧如寒畯者胡公東臬宋公冕胡公鐸稱姚江三廉云湛公言必不誣則是三公者皆可書也外見老所開名姓乞一一批示內中湏取得六七人乃與各邑相當耳叔世論人取其節焉可也弟觀貴邑岑君所修志儘自簡嚴然今嗷嗷不已問其所可指摘者則又莫能舉也得非本無可指特以其立例太嚴而一時人物多不見錄故怨謗叢生而吠聲者因之乎古人貴揚善又曰成人之美則今日之事斷不宜苛且隘也兄謂若何

辱諭可謂開誠布公敬服敬服見海公諸記謹奉上貴邑人物得來教乃今有準繩矣帝紀及舜禹蓋借重之意乃南誌如此又風俗賦亦云然故並列之若只載理度二宗似又無足觀并此傳亦可刪耳王侯一類初意亦欲如兄言後因查帶銜與否亦未有的

據故混列之而不詳其事至於郡人以武功封拜者  
並詳於此其有他善可稱者則列名於此而別傳於  
鄉賢此編次意也若欲以武功者並入鄉賢中則須  
列武功一門似又煩矣右軍輩目為寓賢止是因仍  
舊志今欲改入鄉賢亦無不可陽明先生傳大約採  
撫年譜及文集中語非敢杜撰敵邑前輩相傳時宰  
沮抑之說鑿鑿有據 肅皇帝英明異常璽書召赴

自是聖意言官之論實有所授粵西之行亦是桂公  
以難題困之成功亦罪不成功亦罪矣若著論與年

譜大相戾似又起一爭也前所奉志目人物本分類  
令祖在忠節令伯在孝義令先翁在名賢今欲并作  
一傳固兄謙退之意唯令伯附令祖尚可令先翁似  
必須另傳矣三公勁節懿行兒童所知貴邑人雖好  
議論亦安所動其喙即弟執筆此心實可自信脫有  
可訾何敢阿私所好哉凡任事必任怨志書尤甚若  
志出而歆一時人人悅服此萬萬不能要之不愧此  
心不乖公論令千百世後有可徵則已矣今人皆不  
滿岑志然此志終當不泯滅也當時史漢書初出時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三  
豈亦無譏彈者乎蓋久而後定耳前志分儒林文苑  
為二弟謂道德文章皆儒也故欲以儒林該之不欲  
目太碎耳諸款皆草草奉復統俟完稿後更求細訂  
不盡人物各邑固難而在貴邑尤難即如岑志百年  
內止載毛謝孫王四人可謂過嚴矣乃猶漫然以泛  
濫譏之然則必一無所載而後無議乎是可笑矣見  
翁正人且究心世故弟向仰之前郡公特往諮詢本  
弟薦之也隨蒙條示皆鑿鑿可憑但所列者止有姓  
名而行實未詳即有誌狀者或未可盡據煩兄更一  
細叩之弟不敢率易勒狀也

寄鄒定宇

徐覺齋至及承差來兩得書甚慰年伯母既能之閩  
則無不可入京者兄竟堅執不出似亦過矣每對弟  
問兄出處者弟必以親老為辭蓋兄近來神王氣充  
人人知之弟不能作妄語也兄若稱病世之不病者  
何人哉今日事體兄既不可遷出一二年間儻有新  
命幸毋過執弟敢預勸駕焉邸中近無他事諸老務  
持重寬厚但不喜聞深憂過計之論願涇陽一疏可

謂詳盡想見之矣弟猶然吏隱學磨堯堅耳凡舊時號相知舉不足憑一旦當事又別是一種氣色雖有忠言無從而入此古今通患也傳慎所在南中書來云兄及徐孺東鄒南臯諸君子一日不在朝則一日不交睫此兄欲進賢之切如此乃報書甫去而訃音至矣宇宙間殲此良人可為世道一太息弟嘗以此語為當塗誦之乃於徐鄒二兄皆以歸未久為說似亦非所喜者耳猥巧易合而介直難容自古則然柰何龍沙高聖人出兄堅卧不起專意出世既應此識矣曩夜坐時相對忘言故不欲贅一語今又不得暇耳

答孟我疆

思兄不得一見頃得手教讀之有如面談快慰何如乃世事士風有如來論可為太息得為者既如彼吾輩又浮湛散局無能出一力效一言柰何所可自盡者唯龜勉問學修德以待時而已京中結會者十數人如楊復所之超詣沈觀瀛之堅忍孟雲浦之真醇皆我益友紛擾中每一相對未嘗不心境豁然而又

惕然不敢自畫也鍾文陸僅數會可謂才與節兼者  
恨即有巡茶之行周志齋又以路遠不能數數就正  
然嘗聆其半日語所造深矣兄春初幸一來為諸友  
領袖吾輩宦遊即不能遂行其志然得與四方賢者  
相切劘成已成物必有所濟當此學衰風靡異說紛  
紜時相與默默主持使一綫之緒不至遽絕是亦仁  
人之心也不猶愈於淵潛丘遯獨善以為高乎願兄  
深思之母固必也許敬庵向時見示弟深辨之似不  
見納外近札四通呈覽弟所見如此耳幸賜批教焉

答許敬庵

讀關中諸大作具見兄年來養愈充神愈王益非弟  
輩可及大學述尚未能徧讀唯玩味首篇已自簡明  
融貫學者誠如此實見如此實修何患不為聖賢但  
格物致知之旨弟向謂陽明先生之說更無可疑今  
兄通徹於物云云以之自信自修孰曰不可若必以  
此為的而以陽明為未盡則終不敢面從耳往時小  
簡頗悉其說兄更能一細閱否我疆兄春間即以差  
還里中昨有書來亦謂兄不當與陽明相矛盾兄試

一覽之嗟乎嗟乎吾輩豈私一陽明哉自考亭為窮  
致物理之說學者不能善會遂致茫茫蕩蕩遂于見  
聞膠于格式而昧其本然之體蓋相沿三百餘年而  
後陽明出於其間首揭致良知之訓呼久寐之人心  
而使之頓寤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蓋意之所  
著是為物其正與不正未不自知者格不正以歸  
於正即是閑邪存誠即是克己復禮此於孔門脉路  
安見其有毫髮之不同乎陽明自謂此學從萬死一  
生中得來豈可易說今閩粵間拘曲之士徒以積習  
之見據風聞之言輒肆排詆幾於病狂姑不暇與辨  
乃賢智如兄又幸生陽明之鄉向來同盟共信且欲  
率天下之人共學其學而何忍一旦與之相左乎人  
之於道固各有所從入不必盡同就兄所獨悟雖與  
陽明小異亦自無害但謂致良知非孔門正脉路則  
安可為是言哉始陽明與考亭異舉天下而爭之至  
今乃漸定今兄又與陽明異不知天下之爭之者又  
何時而定也陽明之於考亭不得不異吾輩於陽明

又何必舍其是而與之異乎我疆屬弟致意於兄故  
 縷縷若此非好辨也顧於兄前而不盡言則何處可  
 盡言乎兄毋訝焉弟侵尋半百時過無聞慚愧知己  
 近居京師碌碌素殫猶然吏隱每觀世態物情不勝  
 慨歎而大可憂者則邊事日壞寓內困窮豎儒空言  
 何補唯是二三同志相與淬勵以延此一綫之緒則  
 不敢不勉耳我疆無意復來弟嘗以書趣之不知行  
 止若何定宇亦堅意不出趣之再三但以親老無子  
 為詞太倉相公頗汲汲推轂之弟謂處之南雍以便  
 迎養庶令可就亦未知機會如何耳弟復自念迂齷  
 之資既不能與時瓦合而才踈識寡即當事任亦安  
 能有所建明則不若奉身而退庶幾明哲蓋慨然有  
 慕於定宇旦暮且欲往從之矣

答徐覺齋

數年渴仰得再晤於長安喜真歆狂所恨日促事煩  
 聚對無幾耳門下瀕行百務紛如乃又汲汲集諸友  
 為靈濟之會此何心也陽明先生謂教不倦即是學  
 不厭親民即是明德孔門俱立俱達意正如此與人

為善自是千古學脉蓋自靈濟之會而諸友益勃勃  
鼓動若不容已門下倡率之功大矣某不自量竊窺  
一斑以為當仁不讓而識淺行薄惴惴焉唯恐顛墜  
安得置門下於長安匡其不逮而翼其進乎

答呂新吾

來諭謂弟以兄為偏執此語誠有之蓋愛之深故責  
之備不覺妄誕至此然非兄亦安敢為此言也向來  
議論不能盡記尚記一二語請更申之兄嘗問相天  
下當以何術弟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  
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  
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  
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乎自古才相智相代  
不乏人徃徃以徇私敗之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  
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  
人之法自昔亦有行之者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  
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連舉百十人亦何不可  
其人小人也則所舉亦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遽  
聽邪弟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為然故有似乎偏也

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弟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故中和致而位育自臻盡其性而化育可贊所謂易簡而理得者也弟又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為然故有似乎偏也大都兄之意謂為治必有法度為學必有格式弟則謂有美意然後良法可行有盛德然後周旋中禮其不同者如此弟自省儻亦偏邪是未可知也夫心唯圓故神方則滯矣心惟圓故明方則蔽矣故天體圓而常運日體圓而常照兄謂道迷於執德之不固弟則謂執德貴弘而病在於固也荆公人品豈不卓越當世青苗之法亦曾奏効於鄆祇緣執之太偏遂致貽禍無極是不可不察也兄今者分鎮一方百萬生靈倚以為命所期虛懷以接下平易以近民利所當興必處置之得宜弊所當革必變通之以漸貪殘必黜矣而小過宜寬法律必嚴矣而人情當順凡此皆兄之能事

而弟復云云者始終慮兄之過於執而不覺失之偏也來諭甚真切故亦不敢以泛然寒暄語為謝

### 答孟我疆

頃得兄仲冬書知北來有日同會友朋無不歡動日望車轍之至也日來友朋頗真切興起兄宜亟來為盟主古人以吏為隱吾輩以仕為學誰曰不可哉辱示教語數條謹對如左

悟修之說鄙見亦正如此不悟從何修不修亦空悟悟與修安可相離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本楞嚴經語彼正因學者有偏廢之患故對舉而言之其實一也立人達人畢竟是仁之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程子云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愚亦曰仁中曷嘗有立人達人來仁之體最難識有此體即有此用用原於體故曰體用一原若以用為體如以枝葉為根似須有辨畢竟孔子罕言仁仁最難言也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此是誠意章戒自欺求自慊的本旨千古聖學只是遏人欲存天理若曰只有天理

更無人欲則虞廷何以曰人心道心易何以曰閑邪存誠仲尼何以曰克己復禮且以此心見在驗之一念之正耶忽有一念之不正者阻之一念之不正耶亦自有一念之正者覺之蓋二者常相貞勝唯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乃不能奪是以學貴立本也聖賢立言垂教多出於不得已若曰物無不正則何必又言格物推而上之心本自正何必又言正心意本自誠何必又言誠意所以必曰正心必曰誠意者正是格其不正之心以歸于正格其不誠之意以歸于誠格其不善以歸于至善格其不明以歸于明乃所謂格物乃所謂止至善乃所謂明明德也陽明先生格物之訓自是絕無可疑設有未通必須潛思力索以求其通安可遽疑先生之說為未然也近世學者往往以改過遷善懲忿窒慾之訓皆以為第二義而忽之遂使入門者無可下手而點辨之徒竟借此以自飾其非正弟所欲深闢故諄諄以陽明先生原旨為友朋告蓋矯偏救世不得不然兄其以為何如

答李見羅

頃歲喘息苦廬得孟我疆書謂當今賢者不少乃志  
肩絕學才挾兼長如見羅公者一人而已用是益耿  
耿方恨無由一聆螿咳顧辱華札先投德音盈耳感  
喜交集今茲世道誠號清明當事諸老務持長厚而  
戒苛察右老成而抑浮躁尊指庶幾弘治之盛然世  
事可憂者尚種種也秦晉燕齊之墟頻年大旱人且  
相食當宁宵旰憂皇蠲與賑並施矣而卒未有濟士  
大夫之交酬宴會日以華侈雖屢勤明旨而卒莫  
能禁翕訛成習雌黃倒置即當世所稱名賢猶未免  
橫罹口語引身而退又安望巖穴之無遺乎凡此皆  
秉國者所甚注意而卒未能挽所賴二三大賢相與  
僂力公家計不內顧以共濟時艱維持世運而貴省  
二老已去不可留門下又汲汲請告何也門下宜且  
息歸念一窅鴻業毋孤斯世斯民之望孔門之學在  
求仁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成已成物元非兩事古人  
初發心即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已任陽明先生云親  
民即是明明德教不倦即是學不厭本無先後彼此  
之別門下其講之熟矣柰何方見知於時而遽欲為

潔身之舉乎某雖黥謏何敢以世俗語溷清聽第平  
生窺見孔門立人達人微指元非獨善要在用舍行  
藏不失其時而已門下試自籌與二老所遭同否則  
行止可決矣交淺言深先哲所戒乃某於門下道義  
久相許豈必握手接殷勤而後為深交哉如某頭白  
汗青於時曾無寸補然未敢逃於山林者以為主  
恩不可負聖訓不可違耳况門下所繫一方之利病  
他日所擔荷宗社之安危宜如何者而可以言去乎  
為溪先生仁人也死且無後如天道何然有弟如門  
下亦既有後且可托以不死矣

答傅慎所

聞丈已蒞南理百爾朝紳無不喁喁相慶况夙昔傾  
嚮如弟者乎唯旦夕內召俾得日聆清誨乃大願耳  
弟抵京未久徒以資深叨轉閒曹素飡碌碌如昨何  
以勉副知己定字丈去歲屢書趣之輒以母老為辭  
此誠至情不可強今薦者至再益不可來矣即令當  
事者破格處之定字似亦有難割者徃弟諒定字寧  
肯為絕裾之行弟亦寧忍強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弟所以諒定宇者如此儻以南少司成處之以便迎  
養庶其可乎而機會又未偶也所諭海內諸名公其  
召用之次第先後當事者必自有說要之其表表者  
終不得而久遺也弟浮湛金馬猶然吏隱即於當路  
相見不數數如所云推賢進士實有志未逮耳夫旦  
夕北來當自知之聞南中交際甚簡士風甚儉令人  
健羨此中覺漸侈勢不可回安得轉南風而之北乎  
頻年極承道雅別來忽忽半載懷想可知小兒書來

寄周海門

云三月之會丈特枉棹臨之一時友朋更覺鼓動世  
道幸甚已逆見心所拜手教恍如面談允禹公名世  
之品僕入京渠已病革屢造之勿獲一見亡何逝矣  
痛哉僕抵京未久徒以資深叨轉一階十七年老撰  
始得此人皆以為拙者之效顧僕自省識寡行薄殊  
抱忝竊之懼將來秩益進則責益重不知何以圖報  
稱副知己真中外汗浹也在位諸老多耆碩正人每  
事務持重忠厚不為苛察足稱太平景象第西北鉅  
饑流離載道邊備日弛而不易振士習日靡而不易

挽種種可憂即當事者亦莫知計之所出耳同志相  
聚者可十餘人然皆真切之友每一月一會亦不能  
數數也大抵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  
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  
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夫  
謂若何丈北來定是何日何太徐徐邪優游田里成  
一自了漢甚非所望先正有言習閑成嬾習嬾成病  
人之精神亦須時時鼓舞方能自弘孔門之學在求  
仁仁者以萬物為一體猶饑猶溺若撻若溝自有不  
容已者夫試思之其忍終老于林丘乎至於星命之  
說尤不足信僕嘗以往事證之曾無一驗是以的知  
其妄高明如丈幸以立命之學更究竟焉

寄顧涇陽

頃文所陳言謹而氣平當事者大是心服有裨於時  
政不淺年來士習淺之則挾意氣以干名深之則託  
玄談以文過實行實修如丈者幾人是宜昌言於朝  
而聽者不怒也僕雖雅以務實之論為友朋告顧內  
省多疚空言何補丈方為海內所信嚮幸時時提掇

此語實世道之幸耳自我疆與丈出長安同志亦覺  
寥寥雲庵晉庵初至亦苦于合併之難歲月悠悠竟  
成何事念之汗浹丈之廣南吏治民隱諒所關心他  
日願有聞也

與毛文學

吾丈篤志真修僕鄉往有年兩歲朝夕相對不獨子  
弟蒙益僕實有大賴焉越人往往以講學為談笑固  
彼言是行非者無以取信然懲火而廢炊見亦左矣  
頃自吾輩為二六之會友朋中頗不加姍且有勃勃  
興起者斯文未喪天其或者有意於越乎獨恨僕為  
升斗所驅遂與諸友匆匆別去辱有贈言又相送依  
依殊難為懷所願諸友如約為會互相激裁毋使越  
人復以半途為誚幸甚幸甚兩弟兩兒望吾丈諄諄  
子弟誨之母存形迹吾丈別時以寡慾虚心兩言見  
贈敢不鐫佩僕年來自謂慾不敢不寡矣然而念未  
能絕也又自謂心不敢不虛矣然而執意見以自信  
不能盡無也吾丈云云誠為對病之藥繼自今必時  
時警勉務求益寡益虛以不負良訓耳已又詳讀佳

序可謂有德之言確不可易鄙意所未然者析心與道為二耳夫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即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為二是故舍吾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吾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吾丈虛心之言請亦彼此交勉之毋拘于舊聞毋駭于新說一剖兩家藩籬而但求其是試觀今日之所不足果心體有未融乎抑物理有未到乎今日之所受用果心之有自得乎抑由外而入乎先聖之微言曰易簡曰一貫果反而求之心乎抑泛而求之事物乎僕非敢好辨以自涉於不虛也獨念萬古一道千聖一心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直是遠契顏孟近接周程考之經傳無不脗合僕味之愈深信之愈篤苟非其人未足與言不敢不盡言以告如吾丈篤志真修世能有幾安忍為含糊兩可之說以相悅邪又安忍坐視良朋之猶有所蔽而不正言以規邪規吾丈為諸友

標幟於此不審將使聽者二三莫知趨向斯文其能有興乎惟吾丈念之念之僕頃者方達下邳自淮揚迄齊魯所在饑荒見之傷惻 皇上遣官發帑金以賑德意甚渥而所遣官則戶部孟君化鯉蓋舊友也此君師尤先生而宗陽明志真而行潔今所賑數大郡懇切委到凝然不擾而所在並沾其惠真可謂有用之學矣近且以帑金不足將借留漕糧以為煮粥之具外其公移及疏草寄上諸友一覽天下事唯是存此萬物一體之心則視民之饑猶已之饑疾痛撫摩自有不容已者然此心非可臨時卒辦要當於平時預養之不以窮達有間也學在求仁舍此則無學矣諸友處未及一一勒東會時幸出此共正之

卷之三終

孫炳芳對讀

不三齋

文選

四十九

不三齋

